

乌干瘦的大树先生(上)

蓉子(新加坡)

人海有隐士，四十岁就辞职，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。你敢吗？

许多人都有这样梦想，如果没有车贷房贷，不妨试试看。

世俗是道难跨越的坎，想随心所欲，必须有勇气。忘了问大树先生，他怎么进入梦境的？

走进他的“陶源谷”，发现桃花源真不是编的。

很久，就听说澄海有位大树先生，却没想到他这么年轻！

初春时候，他来了电话，约我到他的杏园去。暮春，在那不冷不热的天，我终于抛开俗务，来到教我惊喜的陶源谷。

郊外，风很大，人很少，风儿吹乱了我的头发，花儿迷乱

了我的眼睛。我要怎么述说我的欢喜？漫山遍野，五彩缤纷，株株是情，朵朵有灵。

他说，我种了一百零八种玫瑰，说说你喜欢哪一种？说着说着，他就笑的像朵黑玫瑰。

我说：一百零八，梁山的？

他笑道：南山！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

记不住他数了多少花的品种，我就问了鼠壳草，这是潮汕人最爱的鼠壳粿原料。

一只开屏大孔雀，在各色牵牛花的拥簇下，风姿绰约，傲视群花，小草们被刺激得气势昂扬，天地更显生机。

溪流边，石为径，花为篱，石桌竹凳，大鹅们自由行走，蓝天白云，顿觉与世半隔离。

别人高富帅，我是乌干瘦。他自嘲自

形容。

高富帅半是绣花枕，乌干瘦仙风道骨，神采飞扬，更是精装版才彦。

他笑咪咪抱来一只大肥兔，吓我一跳！不是要烧烤吧？

他笑得有点捉狭：客串一下嫦娥？

嫦娥有我这么老吗？好刺激！

羊们在栏里伸长脖子，声声讨吃，喂食动物，与养儿一样是责任与快乐，有别的是，养大的，是虎还是羊？

山野离俗远，大树先生干着自己喜欢的营生，与花鸟共语，对云天歌唱，不媚俗，不违心，心里没负担，灵气逼人。

杏园书斋，长长窄窄如竹竿小巷，竟见五百多年历史的大娘巾医馆，这地方似穿越时空，好些旧物，只在图片里。好些故事，都在人心深处！

看一眼大娘巾老

牌匾，黯然心动，勾起半世纪的回忆，当年家里穷的叮当响，我寄钱回来，都不够一家子饱肚，母亲犹想着，迢迢路程到澄海，给我买大娘巾药丸。往事悠悠情深刻，奈何缘浅，母恩未尽报，待回首，已是梦！

这是寻味之旅！此味与食无关。

门口一匹神兽？细看是大树根，非驴非马四不像！原来大树先生艺术天性，童心童趣十足，他见路边废弃的老树头，使劲拖回加工，养养，竟然发芽长新枝，成了守护陋室的神木。

大树先生爱收购旧物，被别人扔掉的垃圾，常成为他的宝贝，满屋琳琅。杏园书斋，好个宝地，台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。羨他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。

花满园，书满柜，还有满脑子与众不同的点子。花圃似

的小院，花荫下，我在找何处有史湘云醉卧的石凳，他已捧来一叠碗，：走！打酒去！

绕厅穿堂，角落木几下，满满的两大坛自酿米酒。

没有千金裘，没有五花马，只有宁静的心。会须一饮三百杯，喝爽了，大喊一声，你就把碗摔了！

哈哈！我有四大金刚，三百杯，不足惧！管师爷、闫郎中、孙掌柜、陈司马，各有海量，我赏花吃肉就够了！一大盒生鹅肠，往锅里一灼，入口爽脆，酒碗一端，三十年澄海旧事化为一缕春风。昔日所积，乐我今朝！

大树先生手握陈旧大木锤，威武霸气的说：我跟你一起，哪个坏，拍伊个“头尾平大”！哈哈！好个大树先生，你最正气最温馨！

老屋，加了创意，打造特殊，



蓉子走进大树先生的“陶源谷”，发现桃花源真不是编的



大娘巾医馆，已有五百多年历史



大树先生四十岁就辞职，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